

再塑博斯

БЫТЬ БОСХОМ

[俄]阿纳托利·科罗廖夫 著
林春泽 汪义强 祝赛 译



中俄文学
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БЫТЬ БОСХОМ

БЫТЬ БОСХОМ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再塑博斯

【俄】阿纳托利·科罗廖夫 著
林春泽 汪义强 祝 赛 译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登记号：黑版贸审字 08-2016-065 号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塑博斯 / （俄罗斯）阿纳托利·科罗廖夫著；林春泽，汪义强，祝赛译。— 哈尔滨：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6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5319-4472-0

I. ①再… II. ①阿… ②林… ③汪… ④祝…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2540号

再塑博斯

ZAI SU BOSI

作者：【俄】阿纳托利·科罗廖夫 著

译者：林春泽 汪义强 祝赛

项目总监：张立新

项目统筹：李春琦

责任编辑：宗德凤

封面设计：谢宏勤

版式设计：朱宇

责任印制：姜奇巍 杨亚玲

出版发行：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8号楼 150090）

网 址：www.lsbook.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80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12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19-4472-0

定 价：62.00元

◎
目
录

传记小说·····	1
1. 愚人船：起航·····	2
2. 伊奥萨法特的谷地：刑讯的场面·····	15
3. 人间乐园：娼妓婊子·····	34
4. 七宗罪和最终四事·····	44
5. 女巫之锤：顶尖大师·····	60
6. 死亡之舞：末日审判的寓意·····	76
7. 提取愚人石·····	98
8. 进入坟墓：有着老人颅骨的年轻人·····	116
9. 大鱼吃小鱼·····	141
10. 断手及自由之幻想·····	160
11. 圣克里斯托弗的盲人手杖或堂达尔的见闻·····	179
12. 尾声：毒橙·····	195

传记小说

作者语：

老实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其实像其他人一样对虚构和想象的东西已失去了兴趣，如今我读的最多的东西还是回忆录和其他非文艺作品。

然而在我的整个作家生涯中，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回避写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呢？我回避写自己的命运并不是因为某种精神上的罪恶感，也不是因为这种罪恶感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记忆！

我扪心自问，在乌拉尔军区，在惩戒营的这段日子里，作为一名和被囚禁士兵打交道的军官，你为什么没有在纸片上留下只言片语的真话？为什么连一封真诚的信件都不给朋友们写，没有告诉他们你的生活变成了怎样的噩梦，而是带着狂热的倔强，每个夜里都去编撰哥特式的雷雨云——一部关于耶罗尼米斯·博斯的幻想小说呢？为什么警犬一叫就下不了笔呢？为什么没有流下一滴会灼痛心扉的眼泪呢？为什么一直沉默？你遭遇的可是发配边疆的命运，伟人们从那里捧回来的可都是既叫好又叫座的《死屋手记》和《古拉格群岛》啊！

1. 愚人船：起航

目的地离我越来越近。周围是一片凄凉的荒漠，布满了丘陵和沟壑。
一切都被雪覆盖着。

——亚历山大·普希金

1970年8月。

第一天。

我从比什基尔（名称由鞑靼语而来）车站走出，沿着土路穿过麦田，朝我的目的地走去。天气酷热难耐，好在我是轻装前进。我还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手中拿着红褐色的学生书包。书包里面放着白色的硬皮纸袋，袋上拧着细绳，里面装着长篇小说《愚人船》的草稿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有关博斯的内容。

博斯，中世纪荷兰画家，除了几件事情以外，几乎没有人了解他的生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快就决定要构想他的生活的原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诱惑。

与博斯的命运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装着粉色香皂的香皂盒、弗兰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和阿尔伯特·加缪的散文集。旁边还有一个文具盒，里面装着一副快散成两半的安全剃须刀和一套波罗的海牌刀片，还有一个小刷子和一个用白色的巴蒂斯特细纱手帕包裹着的剃须刀马达。我的那颗

超现实主义者的的心啊，像极了这个快要散架的剃须刀。

天气越来越炎热。云彩轻飘飘的，无法遮住灼人的烈日。

雷雨要来了，云雀在空中歌唱。

突然传来了犬吠声。

几个扛枪的士兵穿过矮如天然屏障的小麦田，朝我跑了过来。后面还匆忙地赶来一位矮小的少校。

“站住！什么人？”少校冲着我说。

这些狗由于快速追捕而累得满嘴流着唾液。狗链子绷得紧紧的。这是三只德国警犬，正值壮年，眼里充满了愤怒。

“报告，我是科罗廖夫中尉，军事侦察员，大学毕业，应征到部队服役两年。正赶往服役地点，00140 部队。”

“喂，中尉，这可是你要解决的第一个案子。”少校吸了一口烟，继续用夹带着浓浓方言的俄语说道。

“有人从禁闭区逃走了。两名带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预备役军人从厕所逃走了。狗娘养的，这时候肯定是醉醺醺地在哪个田里躺着呢，然后就会奔向他们比什基尔的老巢。新来的，假如你穿着制服，那你此时应该已经尝到子弹的味道，你真走运。”

比什基尔，是离南乌拉尔车里雅宾斯克 50 千米的一个火车站，是我 1970 年到 1972 年间的通信码头。

还记得信封上的地址：俄罗斯，乌拉尔军区，第 00140 部队，科罗廖夫中尉。

而第 00140 部队是当时乌拉尔军区的惩戒营。

说白了，就是士兵的惩戒营。

唉！

战士们利用这会儿工夫贪婪地喝着军用水壶里的水。水壶用帆布包裹着。军犬背对着街道蹲坐着。刚才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这真吓坏了我。看着眼前的警犬，我再一次觉得这简直不是动物，而是披着狗皮的恶妇，它们热得一直吐着舌头。看得出，参与追捕的有少校、三个士兵及三条大狗，一共七个。

“前进！”少校一边摘下军帽，一边下达命令，胖如小圆面包一般继续往前跑。

四条腿的德国狗和两条腿的士兵紧随其后。

云雀的叫声更加刺耳，像沙子刺痛了苍天的眼睛。

公子哥儿——雷雨要来了。

我沿着土路穿过麦田，在太阳直射的地面上缓慢地向可恶的军营走去。我看到它了，这要穿过唯一的一条路。在几个由两层砖房组成的营房后面又是几块田地，接着走了10分钟，终于到了我的目的地。道路紧贴着篱笆。正前方是大门，附着带刺的铁丝网。惩戒营的各个角落都坐落着警戒瞭望塔，岗亭里站着冲锋枪手。狗又吠叫起来。到了禁闭区，我就是要在这个人间地狱里干上整整两年的苦差事。郁闷啊！

就这样，你被流放到人间地狱。

真是命运的讽刺：大学时有个要写一本关于博斯的书的打算，今天竟以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实现了。

博斯的绘画主题是人间地狱的种种痛苦。

他的作品如被烟油子熏过的热锅炉般黑暗。在那里罪人活在热油锅中，备受煎熬，而恶魔像炭火块一样被烧焦，或像开水中的龙虾一样被煮成深红色。

还有，博斯其人就如斑蝥蛇的毒，也如罂粟蒴果中的浆液，而令人产生幻觉的罂粟就出自他的笔下，还有睡梦中女人的头发缠住基督的身体，就像牵牛花缠住光秃秃的树干一样。

画家一生都生活在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布拉班特镇，他用它的名字称呼自己“博斯”。

斯海尔托亨博斯啊！

你是反映如今的比什基尔的一面镜子。

为什么邪恶总是美丽的，而善良却如同发面用的桶一样笨重呢？

一天，我在一位医生朋友的书房里，翻看一本画着各种细菌和病毒的图册。大肚子的纤毛纲草履虫，像丰满的长圆形油饼，油饼的四周密实地插着一群斜歪的小棍。病原体图集十分乏味。突然，我看见了一个画面，占了整整一页纸，画的是某种完美的捕捉场面。还有一行龙飞凤舞的字迹，如同普希金在天才的诗作空白处随意书写出的潇洒字迹。

我看了眼落款。

上面写道：浅色的螺旋体。梅毒的病原体。

哦，你就是那个腐化堕落的字眼。

为什么邪恶总是像靡菲斯特的侧脸，像比尔兹利笔下收腰的淑女画一样如此诱人，而善却如彼埃尔·别竺豪夫（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那样，虽然可爱，但却是粗腿短手、大腹便便、眼睛近视？

怎样看待斯海尔托亨博斯——那个哪怕是有些令人生厌的城市呢？

回答是：像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布拉班特一样，北门附近坐落着修道院的旅店，平民忙碌地生活在圣约翰大教堂四周蜿蜒的街道上。圣约翰大教堂位于市中心，就是那个在遥远的8月为博斯安魂祈祷的教堂。

乌拉尔的城市也被工厂包围着。

也是一个8月，安魂弥撒飘荡在我所流放的乌拉尔地区的上空。

比什基尔。

我打开了自己在惩戒营指挥部的办公室。门上的姓名框内还放着前一任中尉的名字——彼得卢申。他逃跑了！办公室内一片狼藉，从这片狼藉中可以看出，从单调工作中逃出来该是多么令人亢奋的事，他甚至连保险箱都没关。我去指挥部办公室领取个人武器。

瞧这手枪，我的马卡洛夫！

保密员大士让我握了握这冷冰冰的沉家伙并签收后，突然又迅速地将马卡洛夫手枪夺走，放到了保险柜里。

砰的一声，关上了柜门。他解释道：

“一次扎甘辛少校喝多了，为了吓唬他执拗的妻子，开了枪。此后，营长严禁向军官们发放武器，特别是两年期的军官。”

这是什么事啊！

我刚刚在禁闭区后面的空地上差点没被枪打死，简直是奇迹。

保险柜上的钥匙拧上了。

两年后，保密员又一次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我的手枪。这冷冰冰的沉家伙又一次在我的手上握了一会儿，他让我在保密部队的签字本上签下字，证明我已上交了个人武器。

就这样，在没有配备武器的情况下，我就在冲锋枪手和暗藏刀具的犯人之中，度过了整整两年的禁闭区服役时光。

我自问道：“科罗廖夫中尉，你怎么陷入了这种窘境？”

那句叫喊声仍然回荡在耳边：

“语文系学生！”

帕尔诺夫上校，车里雅宾斯克州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也是某高级司法部门的顾问，在整个地面都铺着地毯的大办公室门口，猛地取下鼻子上的金边眼镜，慌张地打量着一身普通百姓打扮的我，像是瞪着眼睛盯着洋姜乳猪一样。

“那儿的人是完全疯掉了么？”他用手指指着天花板说，“惩戒营需要的是律师、高级侦察员，那儿每周都至少要发生一起案子啊！”

真是倒霉。

“那儿”指的是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乌拉尔军区指挥部。

同时，我在检察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引人注目的深红色的书。

我偷偷地看了看……啊，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啊。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看看这本刑事法典。”

上校一声不吭地将自己的私人法典给了我，扉页上还写着所有者的名字。法典中军事犯罪一章夹着红丝绒绳，用小纸片贴着对法令的补充，并且写满了脚注，脚注的字迹很工整。

真是个仔细认真的人！

“中尉同志，我只是请您，”律师上校义正词严地抬高了嗓门，“坚

决别做任何蠢事！”

“是，什么都不会做！可以走了吗？”

“走吧。”

我无法向检察长解释，我正处于克格勃的严加看管之下，并且这种流放到惩戒营的做法就是对反对者最恶毒的报复，是对大学生明显的生活教训，是为了让他将来明白，超现实主义有多坏，他们就该被关进禁闭区中。

多年以来我想的只有复仇，复仇，复仇。

但近些日子，我变得更加倾向于保守地去解释自己那些可怕的想法。应该说，我作为两位彼尔姆人权保护者沃罗比约夫和韦杰涅耶夫案件（马上就要对莫斯科传奇领导小组亚基尔·克拉辛进行审判）的证人，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年。在可耻的首都审判的前夜，全世界的电台都在跟踪报道，在我背后应该也有几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吧，也就是克格勃的直接监控。而只有我在惩戒营指挥部的邻居——国家安全部门的大尉萨姆索尼耶夫才能对我进行有效的看管。

顺便说一下，大尉萨姆索尼耶夫属于对什么都好奇的那类人，一个忙碌的厚颜无耻之徒和嘲讽者。

所有部队中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职员都在干这种勾当！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精英，尼采哲学的信徒和享乐主义者，心中想的却是永生的特里马尔奇奥，是佩特罗尼乌斯小说中长着夜莺舌头般会奉承的贪婪之人。哲学家这群人，都带着自嘲的感觉去做自己的事。

“但是，中尉，昂起头吧！不要只盯着自己那单调的个人命运，去看看别人是如何精彩地生活。让我们过两种生活——苏军军官的生活和中世纪艺术家的生活。”

比什基尔。

那两个逃兵当天就在田地里被军犬抓到了。

就在我见到追兵的两个小时后。

大狗顺着脚印追去，警卫队解开了拴狗的皮带。一声令下：“去！抓住他们！”

两个小兵喝多了，在秸秆垛上酣睡不醒，这恰恰救了他们的命。

还没等到押解人员沿着田地跑过来，训练有素的军犬就用牙齿将这两个睡得死死的人按在地上，轻轻地咬住了他们的喉咙，以防咬断逃跑者的脖子。之后警卫队一把搂住正在拼命打斗的军犬，抑制住它们的愤怒。

上了膛的冲锋枪也在垛子里找到了。

抓到的人被关到了禁闭室。

明天我就要审问他们了。

傍晚，雷声大作，这雷雨就像恶毒的博斯或是埃尔·格列柯画的那样。

托莱多上空的雷雨：镰刀状的光将天上的云劈成了带状。

比什基尔上空的雷雨：沸腾的天空电闪雷鸣，发出磷光，将军营及其周围地区变成了不知名的大海，海岸上不时浮现出泛光的黑暗之墙。

颤抖吧，窝囊废！就像圣经中所叙，雅赫维在伯沙撒王的盛宴上，用食指在幽暗的墙面上书写的如愤怒之火般的文字那样。

第一天晚上。

我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宿舍里。两居室是为军区惩戒营里年轻的军官们准备的。室友是禁闭室的长官、大士，立陶宛人，名字叫斯托纳斯。他对于我成为他的室友这件事，表现出了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欣喜和虔敬。

他高兴地用大手在我那一摞书上拍了几下。

他的家乡是沙乌利亚伊的一个小村庄，所以他怀着农民般激动的心情，舔了一下手指翻了两页书。他说他从来没读过书。

他的农民秉性征服了我匆忙拧在制服上衣（傍晚发给我的制服）上的大学菱形章，上面带有圆形的苏联徽章图案，闪闪发亮。

在我的生命里，第一次见到不识字的人。当我亲身感受到语文系学生对遭受压迫之人产生的温柔后，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心软了下来。很明显这种温柔是从书海中得到的。

带着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当着庄稼汉大士的面，我坐下来，开始在本子上写字。未完成的小说仿佛神灵一样从海边的一只打碎了的漂流瓶中飞了出来，飞出来的还有我本子中的愚人船的魅影。

斯托纳斯立马掏出自己的相机，要给我照几张相片，好让我把相片寄给母亲。

就这样他给我照了相，还自己弄好了显影装置，不一会儿就把照片洗出来了！

这几张照片，是已经逝去的、尘封已久的比什基尔时代唯一的见证。

我穿着制服衬衫，坐在紧挨着白墙的床上。我的手稿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照片奇迹般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我曾发过愚蠢的誓言，绝不穿军装照相（我对政治总是冷漠的），就当作是无声的抗议。然而，第一天这个誓言被打破了。

此外，出于对作家的景仰，第二天大士竟然把自己里间的屋子让给了我，里面更安静！而他自己则搬到了不方便的过堂里。

并且他不想听到任何感谢的话：“我说中尉，你就把话憋在心里吧。”

不但如此，为了让我舒服地在桌子上写东西，而不再坐在床上写，他从禁闭室那里把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也搬了过来。

我对大士的关心感到很不自然，在他身上奇怪地结合了武夫的粗鲁和秋尔利奥尼斯画风的柔和。

这哪儿跟哪儿啊！

水兵突然快速奔跑、急停、上蹿下跳，把帆鼓满了风。庞然大物动起来，劈浪前行！

我们这是往哪儿开啊……

当然是去威尼斯了。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我才可以请求体面的避难！

身处威尼斯，我明白了，画家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眼睛得保持着像肥皂泡沫般的敏感度，还要时刻准备着因一点点美丽的压力而破灭。在威尼斯，刹那间我发现，划游船的船夫乔治戴的窄边草帽上有一条粉色的丝带。这才是它真实的颜色。我在祖国边境看到的那些丝带，全都是红色的。

第一夜。

我打开了写有博斯小说草稿的本子，试着写一写。

写一写命运中所有不如意的情况，但是……

但是这里有必要做一个简短的插叙——为什么恰恰是博斯占据我的想象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甚至在今天——过了30年已不再年轻的我还试图回忆起早已消逝的想法和湮没了的时光？

是这样：有一天，事情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1968年的一个春日，我打开自己房间的沙发床。那个罪该万死的沙发床——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上面过世的，我掀起床板。床板下面是放枕头和床单的地方，堆了一大堆杂志和书。我像是需要找个什么东西似的，突然一本老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在当时是既时髦又颇具风格的杂志）啪地落到了脚下。我捡起散开的杂志，在里面发现了一幅奇怪的画，是复制品，它的样子令我汗毛卓竖，毛骨悚然。

我不明白自己呆若木鸡的原因，自己看到的只不过是远方地平线的风景画。画中画了两个奇怪的圆形物，被弯曲的小树穿透了，小树弯得像个月牙。还有小山岗像龙虾的头一样，突出来两只大眼睛。

后来发现这是画的一部分，是左联，是耶罗尼米斯·博斯作品中最有名的三联画中的一部分。这幅画有个著名的名字——《人间乐园》，并且现在还保存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中。

“但是，要知道，这本杂志我在很久以前就从头到尾地读过一遍。”我默念道。

为什么之前我没有注意到《人间乐园》？

为什么这张纸被赋予了这样的力量？

从墙里涓涓流出的清泉，就如同尼罗河一样一直流淌到21世纪。

当我尝试着弄明白这恐怖经历的原因时，我开始着手了解这个画家的详细信息。而当我了解到除了画作之外，他的生活方面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后，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就如同威廉·戈尔丁的小说《教堂尖塔》一般。

同时，在内心里我还是想弄清楚我这种反应的秘密。

尔后，远处地平线上两个圆形物的画面，在我的面前就具有了奇怪的控制力。在观察有关《人间乐园》的一系列细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带

到了中世纪，仿佛回到了那段时间——1450年到1516年耶罗尼米斯·博斯活着的那段时间，我就落到了布拉班特这个地方，也就是阿河与多梅尔河支流交汇处的河岸上。早期的斯海尔托亨博斯就位于那里。

那里隐藏着某种重要的秘密，关系到我一生的秘密。

但是又是哪种秘密呢？

再说现在，在比什基尔一个陌生幽暗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灯，用打开的小本子遮住脸。本子第一页上贴着黑白色的方形纸，纸上魔鬼般的复制画，我陷入了不安的瞌睡状态。我仿佛看到了一些人拥挤在一起，胳膊肘碰着胳膊肘，还听到了拐杖咚咚的触地声，并且闻到了臭汗味。我明白了栖身在黑暗之中的人是谁——斯海尔托亨博斯教堂门前台阶上贫穷的残疾人。他们脏兮兮地聚成一堆，睡在月光下的台阶上，打着鼾，期待着早晨的到来。到那时，当第一波本堂教民前来祈祷时，他们就可以从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乞讨到钱。

乞丐啊！

斯海尔托亨博斯。

博斯从不怜悯乞丐和残疾人，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海因里希·倍倍尔也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博斯是这样形容乞丐的：

我笑话他们，因为这些不幸的人利用自己的伤口和残疾，就像强盗利用自己的刀子一样，去抢劫头脑简单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这些不幸的人啊，从不做好事，只对游手好闲的生活感兴趣，利用小缺陷抢劫心地朴实的本堂教民和没有经验的农民。他们经常用黏土做假的伤口，或是用陶瓷碎片挖小伤口，不让它们愈合。

我嘲笑他们，因为他们借助一切狡猾的诡计，恶意地利用我们的怜悯心和同情心。

我蔑视他们，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家祈祷的时候，在教堂里看见过他们。他们总是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抓住走出来的人的手，大声号叫，苦苦哀求。当这些虚伪的穷人，要么叫喊着，要么温顺地央求着，以上帝或圣母的名义，以瓦连京、安东尼和其他圣人的名义骗取人们的施舍品时，我

在想：“上帝和上帝神座周围的圣人们该具有何等伟大的善良和耐心，才能让这些乞丐靠着这些他们一点也不尊敬的人活下去的啊。”

而最令人厌恶的是，这些叫花子从不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乞丐，往往他们还有很多孩子。

比什基尔。

第一天早上。

通信员从指挥部跑到我的房间。

“中尉同志，请您立刻到参谋长那里。”

“怎么了？”

“在车站的边沟里发现了一具战士的尸体！”

这是我在部队服役期间遇到的第一具尸体。

我坐上车，沿着昨天走过的土路，穿过田地朝车站驶去。

在路上我读了刑法的附加条款：检查案发地，辨认尸体，记笔录……

嗯，一具年轻战士的尸体大头冲下地躺在边沟里，身上呈难以置信的蓝色。可怕的佛青色手臂从红褐色军大衣的袖子中露出来，恐怖的脸上嵌着无神的眼白，周围飞着一群苍蝇。整个尸体都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因为炎热加快了腐化。我恶心得快要窒息了，一边用手帕捂着脸，一边向那位被派来帮助我的不幸士兵下达命令。

士兵听话地将蓝色的尸体翻转过来。他是警卫连的列兵。他用手将死者从边沟拖到草坡上，解开死者军大衣的扣子，摘下他的腰带，在死者口袋里翻找证件。普通的士兵不可以捂着鼻子，这是军官的特权。处理死尸都指望着淡漠的心，而他也完全淡漠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我们的淡漠往往是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和活下来的可靠保障。

几辆车轰鸣着开过来。

带有金色肩章的军官们向尸体聚了过来。

第一位坐着“拉弗”牌微型客车到来的，是生化部队的指挥官乌达利佐夫上校。随后，坐着“嘎斯”到来的是管道营指挥官谢梅金上校。最后一位到来的是我的指挥官、警备部队队长、惩戒营的指挥官奥哈利丘克上

校。他在参谋长和他最宠爱的褐色苏格兰猎禽犬格里的陪同下，不慌不忙地从军用吉普车里爬了出来。最先出现的是穿着铬鞣革靴的一只脚，那只脚探实地面踩稳之后，奥哈利丘克上校才爬了出来，像一个带着肩章的庞大而高挑的保险柜。狗跳到脚边，朝着尸体边跑边叫。

“回来。”奥哈利丘克喊道，用手控制住爱犬。

上校们首先向奥哈利丘克营长行了军礼（尽管那个人双手托着大狗，肯定不会按照规定回敬军礼）。不过，奥哈利丘克根本不理睬这个规矩。他把我叫到跟前，听我做了简短的汇报。参谋长研究着从战士身上找到的军人证。

“他咋变得这么蓝？”上校问道。

我耸耸肩。

“这不是我们的人，”参谋长插嘴说，“他是从切巴尔库利退役的，名字叫诺戈特科夫。”

所有人立刻上车离开了。

我留下来等着运尸。

战士身上的苍蝇越聚越多，像博斯《人间乐园》里的妖精聚成的龙卷风。

一吨半载重的汽车孤零零地开了过来，扬起了一路的尘土。

司机和穿着白大褂的卫生兵在我的指挥下，一起将尸体扔进车厢。死沉沉的尸体发出“咚”的一声，像生面团被扔到烤盘上发出的声音一样。卫生车朝着车里雅宾斯克军事医院解剖室的方向驶去。郁闷。在车站小吃部我给疲惫不堪的士兵买了果汁汽水、茄汁鱼罐头和白色长面包，自己却连一点儿面包都吃不下去。

这种大学生机械地与士兵分享食物的举动，使我在惩戒营里出了名。

禁闭区的侦察员是个与小偷不相干的正派的人。

用正规的俄语读起来是这样的：这真是一个畜生——一头非常正派的猪。

顺便插一句，因为在服役的这两年我无法正常地吃东西，所以我在惩戒营里经常休克。